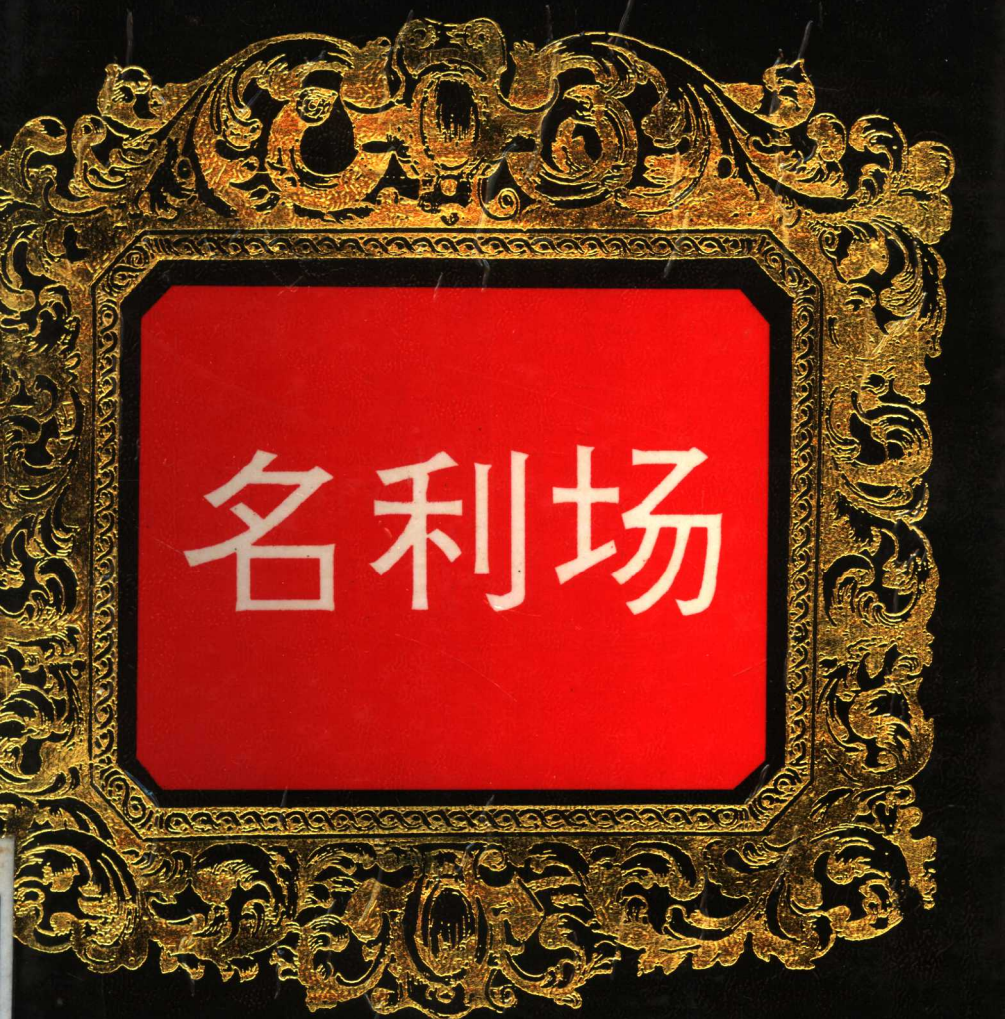


界文学名著

[英]萨克雷著 彭长江译

A highly decorative, ornate gold frame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floral patterns, surrounding a central red square.

名利场

湖南文艺出版社

I561.4

34

12

世界文学名著

名利场

下

[英]萨克雷著 彭长江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名利场

(上下册)

[英]萨克雷 著

彭长江 译

责任编辑: 康曼敏 丁放喈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2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25

字数: 625,000 印数: 1-10,000

豪华精装: ISBN7-5404-1617-3
I·1282 定价(全套): 43.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 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 410004)

目 录

译 序	1
开幕前的话	1
第 一 章 奇西克林荫路	1
第 二 章 两小姐备战	9
第 三 章 丽蓓卡遇敌	20
第 四 章 绿丝线钱包	29
第 五 章 我们的杜宾	44
第 六 章 沃克斯霍尔	57
第 七 章 克劳利爵士	72
第 八 章 机密亲启信	82
第 九 章 全家肖像画	94
第 十 章 夏普交朋友	102
第 十 一 章 田园淳朴风	110
第 十 二 章 脉脉含深情	128
第 十 三 章 有情与无情	138
第 十 四 章 克小姐回家	152
第 十 五 章 夫君初露面	174
第 十 六 章 针插传书简	184
第 十 七 章 杜宾买钢琴	194
第 十 八 章 钢琴何人弹	204
第 十 九 章 克小姐卧病	218
第 二 十 章 杜宾做月老	230

第二十一章	翻脸为嗣女	242
第二十二章	婚礼半蜜月	252
第二十三章	杜宾当说客	262
第二十四章	奥父取圣经	269
第二十五章	告别布赖顿	283
第二十六章	将返查顿姆	304
第二十七章	爱米入军营	313
第二十八章	随军低地国	320
第二十九章	布鲁塞尔城	330
第三十章	《撇下的姑娘》	345
第三十一章	乔斯照料妹妹	355
第三十二章	乔瑟夫逃命	369
第三十三章	克小姐的亲戚	387
第三十四章	吉姆烟斗灭	399
第三十五章	寡妇兼母亲	419
第三十六章	无钱享福法	431
第三十七章	接续上一章	440
第三十八章	小户穷人家	456
第三十九章	看破世情章	472
第四十章	夫家认蓓基	482
第四十一章	蓓基回老家	492
第四十二章	奥斯本一家	505
第四十三章	请过好望角	513
第四十四章	伦敦到汉普郡	523
第四十五章	汉普郡到伦敦	534
第四十六章	挣扎和苦难	544
第四十七章	冈特伯爵府	553

第四十八章	交游尽王侯	564
第四十九章	三菜一点心	577
第五十章	平民琐碎事	586
第五十一章	能否解剧谜	596
第五十二章	斯泰恩行善	618
第五十三章	营救与灾难	629
第五十四章	战后星期日	639
第五十五章	题目同上章	649
第五十六章	乔治成绅士	666
第五十七章	近东游历记	679
第五十八章	朋友杜少校	689
第五十九章	那架旧钢琴	702
第六十章	重做上等人	714
第六十一章	两盏灯火灭	721
第六十二章	在莱茵河畔	736
第六十三章	重逢旧相识	748
第六十四章	四处流浪记	761
第六十五章	正事与玩乐	779
第六十六章	情人的怒火	788
第六十七章	生死与姻缘	805

第三十五章 寡妇兼母亲

卡特布拉和滑铁卢两次大战的消息同时传到英国。《公报》首先发表两次战斗的结果。看到这辉煌的捷报，英国人全都惊喜交加。随之而来的是战事的细节；报捷之后便是伤亡名单。人们把这张名单摊开来读的时候，那恐惧的心情谁能描述？佛兰德斯两次大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每一个村庄和家庭，人们读过了各团的伤亡名单，知道了亲爱的朋友和亲人已死里逃生还是已经阵亡，有的欣喜，感激上帝，有的惊恐欲绝；想想看，那是怎样的情景。凡是愿意劳神回头翻翻当时的报纸，现在还一定能再次体会到当时人们屏声静气等待消息的心情。伤亡名单逐日登载；一天的名单看过之后，就像看连载小说，看到中间停下来，等待下期续载。想想那些报纸一期接一期印刷出来，人们的情绪是什么样子。在我国，人们是这么关注着战事，而且这次战斗中我国只有两万人参战，那么请想想二十年前是什么情景；那时，参加打仗的不是几千几万，而是几百万；其中每一个人杀死自己的敌人的时候，就是残酷地伤害了遥远的地方某一颗无辜的心。

那有名的《公报》带给奥斯本一家的消息，给了这一家人及其家长一次可怕的打击。两个姑娘尽情地痛哭了一场。老父亲本来心情抑郁，现在更是觉得命苦，伤心不已。他想方设法把这事看成上天对儿子忤逆不孝的惩罚。他不敢承认，这严厉判决吓着自己，也不敢承认，判决的执行紧跟自己的诅咒而来，真是来得太早了。有时候，他想到自己曾祈求上天惩罚自己的儿子，觉得这惩罚仿佛是自己亲手执行似的，不禁害怕得发抖。要是在这

以前，还有和解的机会。儿媳也许会死去，他也许会回来，说：“爸爸，我有罪过。”可是现在没有希望了。儿子站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边，一双凄惨的眼睛盯着父亲不放。他记得以前有一次，儿子发高烧，那双眼睛也是这个样子。那时人人都认为孩子要死了，他躺在床上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瞪着眼睛发呆。上帝呀！当时做父亲的死死地缠着医生，急得六神无主，跟着他走。后来发烧危险期过去了，孩子病好了，那双眼睛瞧着父亲，认出了他的时候，他心上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不再伤心了。可是现在，没人帮得上忙，没有补救的法子，失去了和解的机会；尤其是不会有儿子低声下声的话来安抚他那受了冒犯而咬牙切齿的虚荣心，或让那中了毒气愤难平的血液恢复和畅的环流。很难说使高傲的父亲最痛心的是哪一点，是他的儿子没来得及得到他的宽恕，还是他一直盼望儿子的道歉，如今得不到了，无法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然而，不管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这位严厉的老人不肯吐露给任何人。他从来不向女儿们提到儿子的名字，只是命令大女儿叫全家的女用人都穿上丧服，并要求男用人同样穿上深黑色的衣服。当然，一切聚会请客都得推迟。布洛克跟玛丽亚的婚期早已定好，但奥斯本先生根本不对未来的女婿提完婚的事。他脸色阴沉，布洛克先生根本不敢问，也不敢催办婚礼。有时候，他和小姐们在客厅里低声议论这件事，因为当父亲的从来不进客厅，时刻呆在自己的书房里。房子前部已经关闭，要到全家哀悼期间过去之后才会打开。

6月18日以后大约三个星期，奥斯本先生的相识威廉·杜宾来到拉塞尔广场奥斯本先生家门前，他一脸苍白、焦急的神色，执意要见这位先生。他给领进书房，说了几句他本人和主人都莫名其妙的话，然后打开一个封套，从中抽出一封盖了很大的火漆

印的信。“我儿子杜宾少校，”市参议员稍作迟疑，说道，“托第××团的一名军官带给我一封信。这军官今天进的城。我儿子的信里附了给你的一封信，奥斯本。”市参议员把信放在桌上，奥斯本一声不吭，瞪着眼瞧了他一会。他的样子吓住了这位使者。他内心有愧似地瞧了这位伤心人一会，没再说一句话就急急忙忙走了。

信的字迹粗大，一看就知道是乔治写的。那正是6月16日之前在跟阿米丽亚告别之前写的信。大红印上装饰着假冒的家徽。奥斯本从《缙绅录》里看到奥斯本公爵的家徽和“以战争求和平”的座右铭之后，就一起冒用了。这爱虚荣的老头想象自己和公爵是同宗。在这封信上签名的那只手再也不能握笔挥剑了。用来封信的印章也在乔治的尸体躺在战场上时候给偷走了。当父亲的不知道这件事，只是一副吓懵了的样子，坐着瞧那封信。他起身去开信的时候差点儿倒在地上。

你跟亲密的朋友吵过架没有？要好、知心的时候他写给你的信如今读来仿佛是在指责你，令你难受。重读那些热烈表达友情的来信来凭吊死去的感情，那是再令人沮丧也没有的了。那是刻在感情的坟墓前墓碑上的谎话连篇的墓志铭！那是对人生虚幻的刻薄无情的评论。我们大多数人都收过、写过一抽屉一抽屉的信。它们象不可外扬的家丑，我们保存着，却又怕看。奥斯本把儿子的遗书摆在面前，哆嗦着瞧了好久。

可怜的信中没有写多少话。他心高气傲，不肯承认自己心中的温情。他只是说，在大战前夕，他想跟父亲告别，庄严地恳求父亲照料他留下的妻子，也许还有孩子。他悔恨自己不走正道，铺张浪费，已经把母亲留下的遗产花掉了大半。他感谢父亲以前对他的慷慨，答应他说，不论他倒在战场上，还是活着回来，他的行为都要无愧于乔治·奥斯本这个名字。

他有英国人的言语不多的习惯，有傲气，也许觉得尴尬，没

有说得更多。他的父亲看不见他是怎么吻信前的称呼的。奥斯本先生把信一丢，觉得爱心没有得到好报，又失去了报复的机会，觉得钻心锥骨的痛苦。他仍然爱儿子，也仍然不能原谅他。

大约两个月以后，家中的小姐们跟着父亲上教堂，注意到他不坐原先参加礼拜的时候常坐的座位，而换了一个座位；他坐在对面的坐垫上，视线越过她们的头顶望着墙上。这使得小姐们也朝父亲阴沉的眼睛望着的方向望去。她们看见墙上有一块雕刻精细的石碑，上面刻着象征英国的不列塔尼亚^①头像，头像俯在骨灰罐上哭泣，一柄断剑和一头躺着的狮子说明这座雕刻是为纪念一名战士而竖立的。当时雕刻师都有一套这样的丧事图案。你现在还能在圣·保罗教堂见到墙上刻着成百的这类夸张的异教寓言故事。本世纪头十五年中，对这类雕刻经常都有需求。

上述纪念碑下雕着奥斯本家有名的夸张的家徽；碑文说，这块碑是为了纪念乔治·奥斯本先生。先生生前系国王陛下第××步兵团上尉，在滑铁卢大战中为国王和祖国的光荣与胜利而战时阵亡，时年二十八岁。为国躯，心甘情愿，死得其所。

两姊妹见了那块石碑，神经大受刺激，玛丽亚小姐不得不离开教堂。会众恭恭敬敬地为这两位身穿丧服哽咽哭泣的姑娘让出路来，也可怜坐在阵亡战士纪念碑对面的脸色严峻的老父亲。“他会不会宽恕乔治太太？”姑娘们尽情发泄悲痛之后，就立即你问我我问你地猜测起来。奥斯本家相识的人都知道他儿子的婚事导致父子翻脸，也在纷纷议论他有没有可能跟年轻的寡妇和好。拉塞尔广场周围和老城区都有些先生们在为这事而打赌。

两姊妹担心父亲可能承认阿米莉亚为家里的儿媳。不久之后

① 罗马人给不列颠岛起的名字，也是一个作为英帝国化身的女性形象。最初见于一枚罗马古币上，不列塔尼亚坐在地球上，一手持矛，一手扶盾。

将近秋末的时候，她们的父亲宣布要到国外去，她们就更担心了。他没有说到哪国去，但她们马上明白，他将奔赴比利时，而且知道乔治的遗孀仍在布鲁塞尔。她们从杜宾夫人和她的女儿们那里能听到有关可怜的阿米莉亚的确切消息。由于团里的第二位少校阵亡，咱们老实的杜宾上尉升了少校。英勇的欧多德，每当有表现他的镇静和勇气的机会，总是能出人头地；这次也一样，因此晋升为上校，并得了下级骑士的封号。

英勇的第××团的许多官兵在两天的战斗中受了重伤，到秋天还在布鲁塞尔养伤。大战之后几个月中，这座城市等于是一座大的军医院。官兵们的伤口开始痊愈，公园里和各公共场所便挤满了老老少少的伤兵。他们刚刚死里逃生，便跟虚幻集市上一般人一样，拼命地赌博、作乐、谈情说爱起来。奥斯本先生很容易地就找到了第××团的一些人。他很熟悉他们的制服，而且一向注意团里军官的晋升和调动，喜欢谈论这个团及其军官，仿佛他也是其中一员似的。到布鲁塞尔之后，他住在一家面朝公园的旅馆里。第二天，他从旅馆出来，看见一名戴着熟悉的领章肩章的士兵，坐在公园里一条石凳上休息，他走过去哆嗦着在这正在康复的伤兵身旁坐下来。

“你以前是奥斯本上尉连里的吧？”他说；停了一会又接着说，“先生，他是我的儿子。”

这位士兵不是上尉连里的，但是他见向他发问的是一位憔悴而伤心的老先生，便悲伤而恭敬地抬起受伤的手，朝他触了触军帽。“全军没有比他更好、更出色的军官了。”士兵说，“上尉连里（现在由雷蒙上尉指挥）的军士长在城里，他肩膀受了伤刚刚好。如果先生想见他，可以见到他；想了解什么情况——第××团打仗的情况，他都可以告诉先生。不过先生一定见过勇敢的上尉的好朋友杜宾少校。奥斯本太太也在这儿，她情况很不妙，人

人都是这么说的。据说一个半多月来她一直神智不清。不过这一切先生都知道了——请先生原谅。”士兵加了一句。

奥斯本拿出一个基尼塞到士兵手里，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把军士长领到公园旅馆来，他还会得到一个基尼。许下这个诺言之后，他想见的军官就来到了奥斯本先生面前。士兵走出去，告诉了一两位战友，说奥斯本上尉的父亲来了，说他是位大方慷慨的先生，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喝受用一番，直到从哀悼亡儿的老父亲阔气的钱包里出来的两个基尼花光了才罢休。

军士长也才刚刚痊愈，奥斯本由他陪着到滑铁卢和卡特布拉去走了一趟。他成千上万的同胞也正在到这两个地方参观。他让军士长跟他一起坐上他的马车，由军士长当向导，走遍了这两处战场。他看了16日这个团在行军路上参战的地点，看了法国骑兵紧追溃退的比利时骑兵的时候，这个团冲下去赶走法国人的那个山坡。还有英勇的上尉砍倒法国军官的地点，当时，擎旗的几个中士已经中弹倒地，那名法国军官正在与小旗手争夺军旗。第二天，即17日，他们沿这条路撤退；接着就是全团官兵冒着夜雨露营的堤岸。再前面就是他们白天攻下并守住的阵地；他们一次又一次摆好阵势挡住敌人骑兵的冲击，有时藏在堤岸背后躲避法国人猛烈的炮火。傍晚，敌人作了最后一次冲锋之后开始撤退，全线英军接到前进的命令，上尉高呼一声，挥着战刀，从坡上冲下去，中了一颗子弹，倒下去死了。“是杜宾少校把上尉的遗体运回布鲁塞尔的。”军士长低声说：“并把他埋了。这是先生知道的。”这位军人在讲述往事的时候，当地的农民和收集遗物的小贩在两人四周尖声喊叫，拿出各种战斗纪念品来卖，有十字章、肩章，以及破碎的胸甲和旗杆上的老鹰。

奥斯本看过了儿子立下最后的功勋的现场，跟军士长分手的时候，给了他一笔丰厚的报酬。他的下葬处他早已看过。事实

上，他一到布鲁塞尔就立即驱车前往该处。乔治的遗体安息在离城不远的勒肯公墓里。他曾到这个地方游玩过，当时随口表示希望死后葬在这里。年轻的军官由朋友把他葬在公园的未被教会占用的一角，用一道矮篱把它与那些庙宇、高塔和一块块花圃、矮树丛隔开；那是罗马天主教死者安息的地方。老奥斯本想到自己的儿子，一个英国的绅士，有名的英国军队中的上尉，竟然被认为不配葬在只有外国人下葬的地方，觉得是一种耻辱。我们中有谁知道，我们对别人最热烈的敬意中隐藏着自已多少虚荣心，我们的爱是多么自私？老奥斯本对自己感情怎么不纯，对自己的本能和自私怎么冲突，没有多加揣摸。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所有场合都应该自己说了算，要是有人违抗，他的狠毒就像黄蜂的针、毒蛇的牙，充满毒汁，立即出来螫人咬人。他为自己的狠毒，正像为其他的一切一样，觉得很骄傲。一贯正确，一贯大踏步向前，永远无疑虑，这难道不是使得世界上愚蠢的人当道的了不起的品质吗？

到滑铁卢转了一趟之后，奥斯本先生的马车于日落时分驶近城门，遇上了另一辆敞篷马车，里面坐着两位太太，一位先生，一位军官骑着马傍车而行。奥斯本惊得往后一缩，坐在他旁边的军士长奇怪地瞥了邻座一眼，一面朝军官触触军帽；军官面无表情地回了一礼。那是阿米丽亚，她身旁坐着瘸了腿的小旗手，对面坐着忠实的朋友欧多德太太。那的确是阿米丽亚，可是跟奥斯本原先见过的娇嫩秀美的姑娘大大不同了。她的脸苍白而瘦削。她一头褐色的秀发从中间分开，上面戴着一顶寡妇帽——可怜的孩子。她的眼睛呆呆的，什么也没有看见。两车交错而过的时候，那双眼睛茫然地盯着奥斯本的脸，可是她没有认出他来，他也没有认出她，到他抬起头来看见杜宾骑马在她旁边走着他才认出那是谁。他恨她。他看见了她，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恨她。她的

马车继续朝前走去，他回过头来瞪着军士长，眼睛里有一股恶狠狠、挑衅的神情射向自己的同伴，同伴也忍不住瞅了他一眼；奥斯本的眼神仿佛在说：“你怎么胆敢朝我看？混帐！我就是恨她。是她毁了我的希望和骄傲。”“叫那坏蛋快点赶车。”他咒骂一声朝赶车座上的男仆叫道。一分钟以后，一匹马蹄声得得地沿路追上奥斯本的马车，原来是杜宾上尉骑马赶上来了。两车相遇的时候，他在想别的事情，朝前去了几步之后才记起迎面而过的是奥斯本先生。然后他掉过头去察看阿米丽亚，知道她见到了公公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可怜的姑娘不知道过去的是谁。威廉天天都陪着她出来兜风，这时掏出表来，编造了一个借口，说突然记起跟别人有个约会，就骑马走了。这事她也没有注意到，只是坐着瞪着前方，不看眼前平常的风景，只是瞧着远处的树林，乔治就是绕过树林行军远去的。

“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先生！”杜宾边喊边骑马追了上去，朝他伸出手。奥斯本不和他握手，只是又咒骂一声，再次朝仆人大喊，要他赶车继续走。

杜宾把手搭在马车边上。“先生，我想见您。”他说，“我有个口信要捎给您。”

“那个女人的口信？”奥斯本恶狠狠地说。

“不，”另外这位答道，“是您儿子的口信。”奥斯本听了往后一靠，缩进车上的角落里。杜宾让车继续前行，自己紧紧跟在后面，进城直到奥斯本先生下榻的旅馆，没有再说一句话。到了旅馆，他跟着奥斯本上楼走进他的房间。乔治曾多次到过这套房间里，这就是克劳利夫妇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住的那一套。

“请问，你有什么见教，杜宾上尉？请原谅，我该说杜宾少校了，因为比你强的人死了，你就占了他们的位置。”奥斯本以刻薄的口气说。他有时候喜欢用这种口气“比我强的人的确死了”。

杜宾答道：“我想跟您谈谈其中一个。”

“简短点说，先生。”另外这位诅咒一声，怒目望着来客说。

“我到这儿来，是作为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少校接着说，“也是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他上阵打仗之前立下了这个遗嘱。您不知道他的钱多么少，知不知道他的寡妇处境多么艰难？”

“我不认识他的寡妇，先生。”奥斯本说，“让她回到她父亲身边去。”但跟他谈话的先生下定决心不发火，不理睬这插话，继续说下去。

“先生，您不了解奥斯本太太的情况？她的身体和理智受了这次打击已经垮了。很难说她会不会好起来。但是她还有一个机会。我来就是为了跟您谈谈这事。她就要当母亲了。您是要孩子去承担父亲的过错呢，还是看在可怜的乔治面上饶了这孩子？”

奥斯本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拚命夸自己，破口大骂乔治；他夸自己是为了在自己的良心面前开脱自己的罪过，骂乔治是为了夸大儿子的不孝。全英国没有哪一个当父亲的对儿子比他更慷慨，而儿子却那么狠心地违抗他。他连错也不认就死了。让他自己去承担他的不孝和荒唐的后果。至于他奥斯本，他是说到做到。他发过誓永不跟那个女人搭话，也不认她做儿媳。“这话你可以告诉她。”他骂了一声，最后说，“我是要坚持到死那一天的。”

这样说来，这方面没有什么指望了。寡妇得靠她的微薄的收入过活，或者靠乔斯给她的一点周济。“我可以告诉她，不过她不会理会。”杜宾发愁地想，因为自从灾难降临，这可怜的姑娘的心思就根本没放在这方面；由于悲伤过度，人已经呆了，好也罢，歹也罢，她都无动于衷。

甚至对友情与关怀，她也无动于衷，她二话不说，都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之后，重新陷入悲痛之中。

设想上述谈话之后，咱们可怜的阿米丽亚的生命中又过去了

大约十二个月。这段时间的初期，她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看着叫人可怜。我们一直在观察、描写那脆弱温柔的心中的感情，现在看着这颗心在惨痛的悲哀中流血，一定会退回来，不忍看下去。这不幸、可怜的人儿已精疲力竭，在昏暗的房间里受苦，请悄悄地绕过她的床，轻轻地关上门，就像那些善良的人们所做的那样。这些人服侍着她度过了她痛苦的最初八个月，在上天给她送来新的安慰之前寸步不离。有这么一天来临了，可以说令人提心吊胆，但最后是惊喜交加。这天，可怜的年轻寡妇怀里紧紧地抱上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眼睛像已离人世的乔治，是个儿子，小天使一般美丽。她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觉得简直是个奇迹。她对着孩子又哭又笑。婴儿依偎在她的胸口的时候，爱、希望与祈祷又在她心中苏醒过来。她脱离了危险。给她看病的医生一直都在为她的生命、脑子担心，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她过这一关；因为过了这一关，他们才能说她的性命、脑子都保住了。那些忠心服侍她的人看见她的眼睛重新朝着他们放出温柔的光彩，觉得守着她熬过的提心吊胆的几个月总算是值得的了。

咱们的朋友杜宾就是其中一个。是他把她带回英国，送到她娘家的；因为欧多德太太接到她的上校的严令，不得不离开病人。只要有点幽默感的人，看见杜宾抱着娃娃，听见阿米丽亚望着他得意洋洋地笑着，都觉得开心。威廉是孩子的教父，他大费了一番心思，为这小小的基督徒买了杯子，调羹、奶瓶和珊瑚玩具。

孩子的妈妈如何给他喂奶、穿衣，有了他才能活下去，她如何把保姆赶走，不准别人伸手碰他，她如何认为自己能赐给孩子的教父杜宾少校的最大恩惠就是让少校偶尔抱着孩子颠一颠，这一切都不必细说了。这孩子就是她的命。她的存在就体现在她对孩子的爱抚之中。她让这脆弱无知的小东西沉浸在她的爱和崇

拜之中。孩子从她胸口吸的是她的生命。晚上，或者没有旁人的时候，她暗暗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母爱。上帝奇妙地把这种爱作为天性奖赏给女人，那是远远超过理智、又远远低于理智的喜悦，那是只有女人的心才能体验到的盲目而美妙的痴情。揣摸阿米丽亚的这些行动，观察她的心，是威廉·杜宾的任务。他爱她，因为猜得出她心中几乎每一丝感情的颤动。可是，咳！不幸的是，他也清楚地看得出，她心中没有他的位置。就这样，他明知命运如此，却温顺地承受自己的命运，而且以此为满足。

我想阿米丽亚的父母看穿了少校的意图，而且愿意成全他。杜宾每天都到他们家里来，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跟他们坐在一起，有时跟阿米丽亚，有时跟老实的房东克拉普先生一家。他以种种借口给每个人带来礼物，几乎天天如此。房东的小女儿很得阿米丽亚的欢心，管他叫糖果少校；通常都是这小姑娘当司仪，领着他去见奥斯本太太。有一天，糖果少校的车驶到福兰街停下，她看见他带着一大堆东西从车上下来，不禁笑了起来。他拿着一匹木马，一面鼓，一支号，以及其他打仗的玩具，都是给小乔琪的，可小乔琪还不到半岁，这些东西怎么说也是买得太早了。

孩子睡着了。“嘘！”阿米丽亚也许是听见了少校靴子的嘎吱声，气恼地说。她伸出手，却笑了起来，因为威廉得放下那一堆玩具才能跟她握手。“小玛丽，下楼去吧。”他旋即对那孩子说，“我想跟奥斯本太太说几句话。”她颇为诧异地抬起头来，把娃娃放在床上。

“阿米丽亚，我来告别了。”他轻轻地拿起她的修长白皙的小手说。

“告别？你到哪儿去？”她笑着说。

“把信送到我的代理人那儿去，”他说，“他们会把信转给我